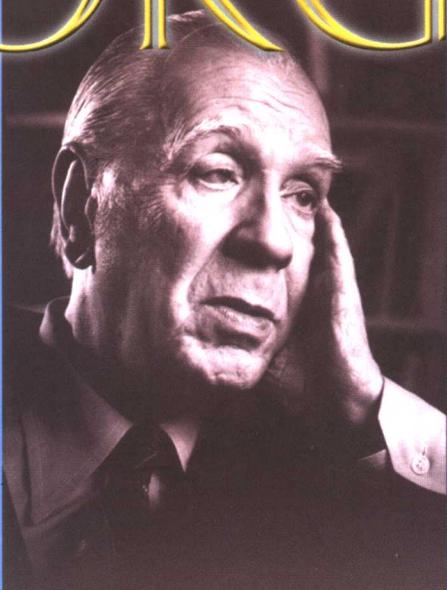


# BORGES



小说卷

# 博尔赫斯全集

JORGE LUIS BORGES  
OBRAS COMPLETAS

浙江文艺出版社

BORGES



# 博尔赫斯全集

JOSÉ LUIS BORGES  
OBRA COMPLETA

译文出版社

小说卷

# 博尔赫斯全集

JORGE LUIS BORGES OBRAS COMPLETAS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著

王永年 陈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主编：林一安**

策 划：舒建华  
责任编辑：王晓乐  
装帧设计：梁 珊  
责任校对：许红梅



青年博尔赫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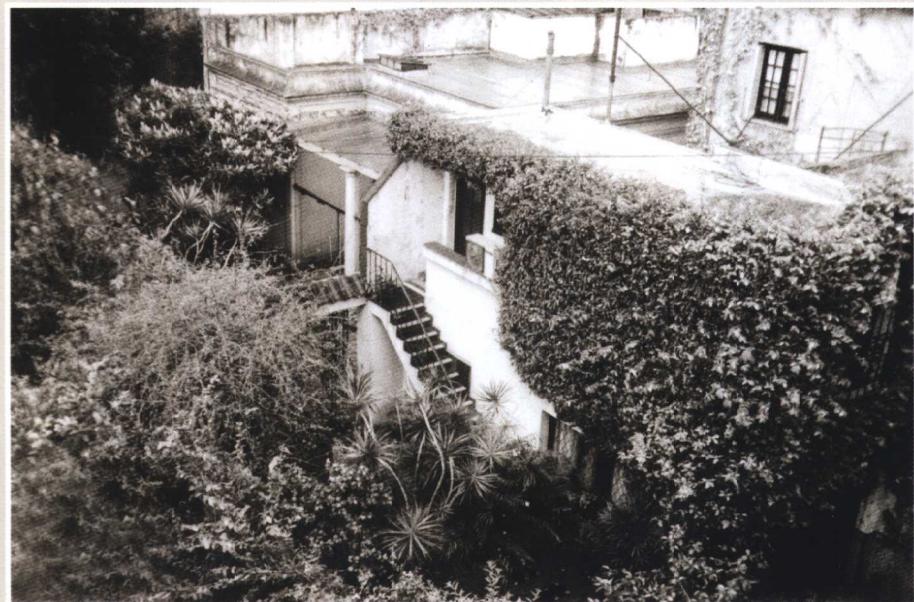
1914年博尔赫斯全家在瑞士，  
左为博尔赫斯的妹妹诺拉



博尔赫斯的母亲莱昂诺尔·阿塞韦多，  
对博尔赫斯的一生有重大影响



博尔赫斯的父亲豪尔赫·吉列尔莫（右六）和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右二）在一起



布宜诺斯艾利斯安乔雷纳大街一千六百七十二号，  
《小径分岔的花园》诞生地

## 出版前言

中文版《博尔赫斯全集》筹划于1994年，承海内外人士鼎力协助，历时五载，方告成事。

这一全集是据阿根廷埃梅塞出版社1996年版四卷本《博尔赫斯全集》翻译的。原版全集不分体裁，大体以单个集子的出版时间为序，同时遵照博尔赫斯本人的意愿，没有收入《探讨集》(1925)、《我希望的尺度》(1926)和《阿根廷人的语言》(1928)三个集子。

中文版全集共收入三十个集子，按中文习惯，分为小说卷、诗歌卷(上、下)和散文卷(上、下)。每一卷中，一律以单个集子的出版时间先后编次。博尔赫斯是位不为文体所囿的作家，有一些作品，我们甚至很难确定具体属哪一种体裁。我们在编排中，也是择其大体，希读者诸君和研究专家明鉴。

中文版全集保留原版的作者注和编者注，并加入译注。作者原注标明“原注”，若“原注”还需特别说明的，则加“博尔赫斯原注”。原编者注标明“原编者注”。其余均为译注。

本全集由林一安担任主编，负责全部译文的审稿，撰写总序《走近本真的博尔赫斯》，并编写《博尔赫斯年谱》。

小说卷收入六个短篇小说集和一篇献词。其中《恶棍列传》(1935)、《虚构集》(1944)、《阿莱夫》(1949)、《布罗迪

报告》(1970) 和《沙之书》(1975) 由王永年翻译。《莎士比亚的记忆》(1983) 由陈泉翻译。献词由林之木翻译。

在本卷编辑过程中，我们特别邀请了曹家驹担任《莎士比亚的记忆》的审校工作。

浙江文艺出版社

# 走近本真的博尔赫斯 (总序)

林一安

有记者问博尔赫斯：

“在您的一生中，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博尔赫斯无限深情地从容答对：

“幸运和幸福。在我撰写生平第一行文字之前，我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而毫无疑问正是这个原因，我知道我的命运是从事文学。除了当读者之外，我还有当一名作家的幸运。我写过一首诗，叫做《关于天赐的诗》，是在我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的时候写的。我是这么说的：

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sup>①</sup>

对于我来说，被图书重重包围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直到现在，我已经看不了书了，但只要我一挨近图书，我还会产生一种幸福的感受……”<sup>②</sup>

① 此处采用林之木的译文。

② 费尔南多·索伦蒂诺：《博尔赫斯七席谈》，第六十三页，修订本第一版，1996，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协会出版社。

确实，读书、写书和爱书，始终贯穿于博尔赫斯坎坷、然而伟大的一生中。

被智利伟大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誉为“影响欧美文学的第一位拉丁美洲作家”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于1899年8月24日诞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图库曼大街八百四十号<sup>①</sup>一幢平淡无奇的平顶小房子里。父亲豪尔赫·吉列尔莫·博尔赫斯（1874—1938）是位律师，兼任现代语言师范学校心理学教师，精通英语，拥有各种文本的大量藏书。母亲莱昂诺尔·阿塞韦多（1876—1975）出身望族，婚后操持家务，但也博览群书，通晓英语。祖母弗朗西丝（范妮）·哈斯拉姆（1845—1935）是英国人，英语是她的母语。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虽然从小就受着这浓重的英语环境的熏陶，但他生活的大环境毕竟是讲西班牙语的阿根廷；据作家自称，他还是先学会了西班牙语，后掌握英语的。<sup>②</sup>

1901年，博尔赫斯全家从图库曼大街八百四十号外祖父家迁至首都北部巴勒莫区塞拉诺大街（现刚改名为博尔赫斯大街）二千一百三十五/四十七号一幢高大宽敞、带有花园的两层楼房；作家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父亲在这幢幽静、舒适的楼房里专辟了一间图书室，内藏大量珍贵的文学名著，博尔赫斯得以从祖母和英籍女教师那里听读欣赏，未几便自行埋首涉猎，乐此不疲。

博尔赫斯很小便显露出强烈的创作愿望和文学才华。七岁时，他用英文缩写了一篇希腊神话。八岁，根据《堂吉诃德》，用西班

<sup>①</sup> 近据考证，图库曼大街原八百四十号博尔赫斯诞生的那幢房子早被拆除，已不复存在。今八百四十号那幢高大宽敞的楼房是在1930年左右兴建的，与博氏故居根本无关。见《博尔赫斯七席谈》第五十页。

<sup>②</sup> 费·索伦蒂诺：《博尔赫斯七席谈》，第二十一页。

牙文写了一篇叫做《致命的护眼罩》的故事。九岁，将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译成西班牙文，署名豪尔赫·博尔赫斯，发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报》上。译笔成熟，竟被认为出自其父手笔。至此，作家初尝读书、写书的乐趣，经历了初步的文学训练。

1914年，父亲因眼疾几乎完全失明，决定退休，举家迁居欧洲。遍游英、法之后，定居瑞士日内瓦。博尔赫斯正式上中学，攻读法、德、拉丁等诸多语文。凭借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好学的博尔赫斯如虎添翼，如饥似渴地浏览世界名著。他读都德、左拉、莫泊桑、雨果、福楼拜，读托马斯·卡莱尔、切斯特顿、斯蒂文森、吉卜林、托马斯·德·昆西，读爱伦·坡、惠特曼，读海涅、梅林克、叔本华、尼采……这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博尔赫斯全家于1919至1920年旅居西班牙。在此期间，博尔赫斯与极端主义及先锋派作家过从甚密，发生共鸣，同办文学期刊，积极撰稿，创作了歌颂十月革命的组诗《红色的旋律》以及短篇小说集《赌徒的纸牌》；但博尔赫斯自谦地认为这些只是试验之作，尚欠火候，未予发表。

旅居西班牙期间，博尔赫斯还遍读了西班牙著名作家，如马查多、贡戈拉、乌纳穆诺、比利亚罗埃尔、克韦多等，开阔了眼界，汲取了营养，也大大提高了比较、鉴别、评判文学作品的能力。

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博尔赫斯仿佛受命运的驱使，来到他心目中的天国——图书馆，在一家市立公共图书馆供职，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办杂志、讲学等活动。1923年正式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1922年曾先行自费出版)以及后来面世的两本诗集《面前的月亮》(1925)和《圣马丁札记》(1929)形式自由、平易、清新、澄澈，而且热情洋溢，博尔赫斯作为诗人登上文坛，崭露头角。

1935年，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问世，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引起评论界的极大关注。1941年，代表作短篇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出版后，却遭到奚落的命运：翌年，在诸多友好的鼓励劝说下，博尔赫斯以该小说集参加阿根廷全国文学奖的角逐。不料，一部平庸之作荣登榜首，而博尔赫斯却名落孙山。消息传出，执掌评奖生杀大权的阿根廷全国文化委员会立即遭到阿根廷文学界普遍而愤怒的抗议。极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南方》杂志很快便出版专号，许多著名作家如维多利亚·奥坎波（1890—1979）、埃内斯托·萨瓦托（1911—）、阿道弗·比奥伊·卡萨雷斯（1914—1999）等都纷纷撰文，声援博尔赫斯。有一位作家挖苦讽刺说：

“我们倒应该给这些有眼无珠的评委会老爷们颁发一项大奖，嘉奖他们善于进行地下文学的勾当，毫无文学知识和品位，而且还把这种愚蠢的举动推向了极致！”<sup>①</sup>

博尔赫斯此时的文学地位已不可动摇，他毕竟众望所归。1944年，伸张正义的阿根廷作家协会特意破例设立阿根廷作家协会荣誉大奖，并把此奖授予文学创作正如日中天的博尔赫斯。至此，愤愤不平的阿根廷文学界才算出了一口怨气！更预示着，对于有着“坚忍不拔和澄澈如水的崇高品格”（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语）的博尔赫斯，邪永远休想压正！

1946年，博尔赫斯又遭厄运。此时庇隆上台不久，作家因在反对庇隆的一项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图书馆里的职务，被侮辱性地勒令去充当市场禽兔稽查员。为维护人格的尊严，博尔赫斯拒绝任职并发表公开信以示抗议，得到知识界的广泛声援。面对强权，作家毫不畏惧，他义正词严地谴责道：“独裁扶植了压迫、奴役和残

---

<sup>①</sup> 阿莉西亚·胡拉多：《博尔赫斯其才其人》，第五十九页，1964年初版，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出版社。

暴，更可恨的是扶植了愚蠢……”<sup>①</sup>1950年，由于众多作家的拥戴，博尔赫斯当选为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这等于是给庇隆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博尔赫斯仍是作家心目中的文学英雄。不久，庇隆下台。博尔赫斯由维多利亚·奥坎波等诸多知名作家的极力推荐，于1955年10月17日正式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在总统府玫瑰宫共和国总统手中接受了委任书。此职作家一直担任到1973年庇隆主义党重新执政为止。

除国立图书馆馆长一职之外，博尔赫斯还被任命为阿根廷人文学院正式院士，被聘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文学系英国文学教授、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客座教授，并在英、法、西班牙、瑞士等国讲学。

博尔赫斯一生读书撰文，工作甚勤。晚年双目失明，仍笔耕不辍，以口授方式继续文学创作，表现了惊人顽强的毅力。然而，作家的婚姻并不如意。1967年，与孀居的埃尔萨·阿斯泰特·米连结婚，不久离异。母亲辞世后，博尔赫斯终于认定陪随他二十余年的日裔助手玛丽亚·儿玉为其终身伴侣，1986年4月26日在瑞士日内瓦与之结婚，宣布她为他财产的惟一合法继承人，以便保管、整理和出版他的遗作。同年6月14日，作家终因肝癌医治无效，在日内瓦与世长辞。

博尔赫斯的主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杜撰集》（1944，后与《小径分岔的花园》合成一集，称《虚构集》）、《阿莱夫》（1949）、《布罗迪报告》（1970）、《沙之书》（1975）、《莎士比亚的记忆》（1983）；诗集《诗人》（1960）、《另一个，同一个》（1964）、《为六弦琴而作》（1965）、《影子的颂歌》（1969）、《老虎的金黄》（1972）、《深沉的玫瑰》（1975）、《铁币》（1976）、《夜晚的故事》（1977）、《天数》（1981）、《密谋》（1985）；散文评论集《探讨集》

<sup>①</sup> 阿莉西亚·胡拉多：《博尔赫斯其才其人》，第七十八页。

(1925)、《我希望的尺度》(1926)、《阿根廷人的语言》(1928)、《埃瓦里斯托·卡列戈》(1930)、《讨论集》(1932)、《永恒史》(1936)、《探讨别集》(1952)、《序言集成》(1971)、《文稿拾零》(1986) 等。

博尔赫斯还与阿道弗·比奥伊·卡萨雷斯合作，以布斯托斯·多梅克(布斯托斯是博尔赫斯曾祖母的姓，多梅克为比奥伊祖母的姓)为笔名，创作了大量侦探推理或幻想小说，并与其他作家合作，进行文学创作，编写文学教程，编辑诗选及小说选等。

除了创作，博尔赫斯还是一位文学翻译大家。他通晓多国文字，曾将卡夫卡的多篇短篇小说（但《变形记》并非出自他的译笔）、福克纳的《野棕榈》、弗吉尼亚·吴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和《奥兰多》、米肖的《一个野蛮人在亚洲》等作品从德、英、法文直接译成西班牙文，坚持其绝不转译的翻译主张。

由于在文学上的卓越贡献，作家于1956年获阿根廷全国文学奖、1961年获国际出版家协会颁发的福门托奖，1962年获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1963年获阿根廷国家艺术基金大奖，1965年获不列颠帝国高级勋位爵士称号，1968年获美国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及意大利共和国勋章，1979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1981年获墨西哥奥林·约利兹文学奖，1983年获西班牙智者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以及美、英、法、意及拉美等国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对于博尔赫斯这位世界文学巨匠在文学上的建树，国际文学界，特别是西班牙语文学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墨西哥著名诗人、1981年塞万提斯文学奖及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说，博尔赫斯的“小说和诗歌精美绝伦。他的作品将永远赋予我们生命之光”。西班牙著名小说家、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及1995年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卡米洛·何塞·塞拉(1916— )说：“博尔赫斯是一位法力无比的炼金术师，他为世界创造了各种人物和城市。”秘鲁著名作家、前国际笔会主席、拉美